

# 图形-背景理论研究综述

周梦琼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认知语言学的图形-背景理论是心理学对人类认知研究的重要贡献,它今天被广泛地适用于各种认知行为研究中。本文对图形-背景理论在句法分析、翻译研究和文本解读等方面的应用状况及实践背景进行综述,探讨了该理论研究的不足以期对该理论的发展形势和应用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图形;背景;认知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Ungerer 和 Schmid (1996) 认为认知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 提出当今的认知语言学主要是由三种方法表征的: 经验观(experiential view)、突出观 (prominence view) 和注意观 (attentionalview)。突出观认为, 语言结构中信息的选择和安排是由信息的突出程度决定的。图形-背景理论 (Figure-Ground Theory) 正是基于突出观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图形-背景分离原则”不但是空间组织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 也是语言组织概念内容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

图形—背景理论最初由丹麦心理学家 Edgar Rubin 提出, 后来被格式塔心理学家借鉴用来对知觉进行研究。他们认为, 知觉场总是被分成图形和背景两部分。图形是看上去有完整结构的, 首先引起被知觉者注意的那一部分, 而背景则是与图形相对的, 细节模糊的, 未分化的部分, 人们在观看某一客体时, 总是在未分化的背景中看到图形。Langacker 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用图形-背景这对术语, 用的是射体 (trajector) 和界标 (landmark) 这对术语。语言学家 Leonard Talmy 最早把这对术语引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当中, 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将主要依据 Talmy (2000) 的著作对该理论在语言学中的研究应用及不足进行概述。

## 2. Talmy “语言中的图形-背景”理论简述

最先将图形-背景理论用于语言研究的是 Talmy,他认为图形-背景分离原则是语言组织信息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他给图形下的定义是: 图形是一个移动的或概念中可移动的物体, 其路径、位置或方向被视为变量, 其特殊值是相对值。他给背景下的定义是: 背景是一个相对于一个参照框架的静止的参照物, 图形的路径、位置或方向是相对于背景静止的。一般说来, 人们不能既看到图形又看到背景, 图形是包含于背景之中但又突出于背景的成分, 在认知中占优势, 是最为明显的成分, 成为注意的焦点。它通常是形状完整、体积较小、能够移

动、结构简单紧凑、更为可及、首先见到的(如果非对称性不明显,也不排除反过来的可能性)、依赖性较大的事体。而背景相对于图形来说在认知中不占优势,突显程度较低,可作为认知上的参照点;它具有某种可用来描写图形未知方面的已知特征,体积较大、静止的、结构相对复杂、独立性较大的、更易预料的物体。如气球在房屋上空,气球常被视为图形,房屋作为背景;又如房屋在草坪上,则房屋常被视为图形,草坪作为背景。

一百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扩充,现在的图形和背景已经逐渐淡化了其具体物体的外衣,它们各自所代表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从具体的事物到抽象的事物,不论是看得见的实体,如房屋、人物,还是看不见的对象,如思想、意境,都可以分别对应该理论的图形和背景这两个核心内容。该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和解释力,不仅巩固了认知语言学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而且促进了相关领域(如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研究成果,为语言及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 3 图形-背景理论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赵艳芳(2001)指出,在认知语言学分析中,图形—背景理论是认知运作和语义结构重要的和基本的特征。在语言分析中,图形/背景关系首先表现为空间方位关系;同时,图形—背景理论还被广泛应用在隐喻研究、时间事件研究等方面。

#### 3.1 图形-背景理论与句法结构研究

这十年间,图形—背景理论应用于句子结构的分析最为流行,在全部收录文献中的比例最大,约为43%,涵盖了英语被动语态、倒装句、歧义句、if条件句、强调句、简单句、复合句、分裂句、关系分句以及动词、介词等。其中,代表性的有:华中科技大学外语系的梁丽和赵静在《图形—背景理论在句法分析中的作用》一文中,认为“图形—背景理论的特性,反映了语言在时间及空间上所遵循的规律”。作者在文中指出,图形和背景在空间上的防伪关系也可以推广到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上来,具体说就是:在时间上的方位可变化的事件就是图形,具有相对性;背景就是在时间方位上相对固定的事件,具有参考性。图形—背景理论的突显特征被作者用于语言的“时间事件”结构分析,探讨了图形—背景理论在“语言空间”结构和“时间事件”结构中的现实化,并得出“‘语言空间’结构和‘时间事件’结构是根据这一认知原则来组织的结论”。黄广平在《图形—背景理论下的英语被动句认知分析》中,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英语被动句的焦点凸显功能进行了阐释”,指出“在无施事被动句中,常式句中的施事图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现,使原本充当背景的受事移至句首而变为句子图形,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在有施事被动句中,受事置于句首,作为背景而成为认知的参照点,而原施事图形被移到了句末,成为句末的信息焦点即图形,从而获得了最佳突显效句的变体,通过主语与补语的位置变换,从而改变了常式句中图形的位置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关注。少数人甚至将其应用于汉语句子结构的分析,如杨芳芳的《汉语‘动词+处所宾语’结构的图形—背景理论阐释》。除此之外,图形—背景理论的应用还涉及对日语倒

装句的研究，如郭洁的《日语倒装句与图形背景理论》，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能力。

### 3.2 图形—背景理论与文本解读研究

直到 2008 年国内才开始有学者将图形—背景理论应用于中国诗歌或文本（如广告语）的研究和解读。虽然起步较晚，但此后每年都有此类的文献发表，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所占的比例后来居上，以近 28% 的额度居第二位，仅次于句子结构分析的比例。诗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首先提出认知诗学这一概念的是以色列人 Reuven Tsur。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至今，Tsur 一直致力于将认知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1992 年，Tsur 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走向认知诗学理论》。这本著作被看作认知诗学研究的发轫之作。在这本著作中，Tsur 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述：一是认知诗学以认知科学为工具，探究人类的信息处理过程如何影响和制约诗歌的语言与形式；二是认知诗学应在文学文本结构和所感效果之间建立起联系并对这种联系进行系统的解释。199 年 Tsur 出版了另外一部认知诗学著作《诗歌韵律：结构与吟诵——认知诗学实证研究》。Tsur 从格式塔的感知原理出发，指出韵律只有在吟诵中才能被感知，他运用 George Miller 于 1956 年提出的关于人类短时记忆中处理信息能力限制的经典论断证明了自己的韵律感知理论。能够代表当前国外认知诗学研究现状的当属 Peter Stockwell。Peter Stockwell 的认知诗学研究建立在认知语言学 and 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他关注文本解读，提出“Cognitive poetics is all about reading literature.”（认知诗学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重视文学阅读中的认知机制，强调应对特定语境下的文学文本作信息处理分析，有别于其他许多不同的认知科学框架。Stockwell 于 2002 年出版了《认知诗学导论》一书；该书共分 12 章节；每章从认知语言学导出一个重要理论领域作为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对诗歌和小说等多种文学语篇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些领域包括图形—背景理论、原型理论、认知指示语理论、认知语法理论、脚本和图式理论、话语世界和心理空间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寓指理论和语篇世界理论。

Peter Stockwell 在《认知诗学导论》一书的第二章节对图形—背景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在文学批评观点中，前景化（foregrounding）现象与图形背景理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前景化指的是文学文本的某些结构或成分相比于其他部分更重要或是突显程度更高，因此也是注意力的焦点。文本的前景化可通过重复、调整句法结构、双关、头韵、隐喻等手段来实现。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焦点（attention）。作者认为：“Attention is selectively rather than an indiscriminating blanket phenomenon. Certain elements in a visual field are selected for attention, and these will typically be the elements that are regarded as figures.”（焦点具有选择性，而不是一视同仁的。知觉场中的某些要素被选中作为焦点，被选中的要素通常视为图形。）“Reading a literary text is a dynamic experience, involving a process of renewing attention to create and follow the relations between figure and ground.”（阅读文学文本是一个动态的体验，是一个不断更新焦点来塑造和追随图形—背景关系的过程。）

中国学者将图形—背景理论应用于对中国经典诗词的研究和解读，尝试以不同于本土的

文本解读方式，探寻蕴藏其中的“情”、“画”、“志”、“意”。目前，国内图形—背景理论对诗词的解读集中在流传甚广、脍炙人口的名家作品上，以李白、杜甫、李清照、王维、张虚等为代表。这种现象本身也和图形背景理论相呼应，他们作为唐诗宋词的代表，其名作得到的关注更多，因而被选为研究的对象，即我们所说的图形。一如董璞玉在《图形—背景理论下的唐诗解读》中所说，图形背景理论为分析、鉴赏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文章利用大量素材探讨了图形—背景理论主要特征和图形背景分离原则在格调高雅的中国唐诗中的应用。作者认为图形背景之间的突显关系、映衬和被映衬关系有利于分析唐诗中意象的图形背景关系，既为唐诗的表达增添光彩，同时有益于意境和内涵的深入理解。在《图形背景理论在唐诗中的现实化及其对意境的作用》一文中，梁丽和陈蕊从方位词体现的图形背景关系着手，对唐诗中图形—背景关系的现实化及其对意境形成产生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读者对经典诗词意境和氛围的理解和感知提供了新的视角。高超则在《图形背景理论对〈鸟鸣涧〉意象解读》中，结合认知诗学理论，将图形—背景理论同中国诗歌具体联系起来进行解读，从认知角度深刻探讨了中国经典诗歌的内涵。

### 3.3 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研究

图形—背景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多体现在汉语文本的英译研究，如颜色词的英译、隐喻的英译等，此外还涉及汉语复句的英译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或对比研究。图形—背景理论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可借鉴上述该理论对英汉句子结构的分析和诗词的解读来理解。从图形—背景理论对句子结构的分析我们知道，英汉两种语言的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体现在两种语言图形和背景的选择和位置关系上。

如汉语“截至目前，我读了三本书”翻译成英文，若要强调（突显）是“我”而不是“你”或“他/她”读了三本书，我们可译为 I've read three books until now；若要突显“我”读的是“三本书”，而不是杂志或其他的读物，可译为 Three books have been read by me until now。诸如此类，在汉语英译的实践过程中，借助图形—背景理论有助于我们找准译文的中心和焦点，这样既可以避免生硬的对等翻译，又可以把握住原文的精要，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涵义。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的关系，正如郝霞在《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中的论述，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的相关性在于四个方面：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都是认知的；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都与意义相关；图形背景理论的主要概念，参照与对比，在翻译中也有涉及；翻译的过程与图

形背景感知的过程有一定的相似性。理清图形背景关系有助于译者更好的理解并传达原文的意思，也为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图形—背景理论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读对诗歌英译的影响。该理论对经典诗词的解读，涉及诗词意象的选取及转换，也就是图形和背景的转换。从上面我们知道，图形就是焦点，也就是英文句子的中心词。通过这种转换分析，可以帮助译者掌握句子成分的主次关系、句子成分位置的调整 and 句型结构的选择，新型的组合关系和结构对应于中国经典诗词言简意赅的意境，可以有效地表达原作的诗情画意。诗歌组成的重要部分之一就是诗人为表达其情感在诗中所营造出的意境，因此，

对于诗歌翻译,能否将诗人的情感通过意境再现并尽量保持与原诗在形式上的对等尤为重要。在《图形—背景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一文中,李蓉将图形—背景理论用于对中国古典诗歌不同译本的比较,对该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指导意义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中国古典诗歌以其意象见长。这一独特的语言形式,通过场景描述和意境的营造来表达诗人的情感,描述和营造的过程既是图形构建的过程,也是认知体验的过程。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原诗的意义,译者就必须整齐地把握诗中所突显的‘图形’和描述的‘背景’,从而更确切地理解作者想通过意象传达的情感,同时只有译者把诗中突显的‘图形’在译文中同样突显强调出来,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保持与原诗意义上的对等,再现原诗的意境,同时保持与原诗形式上的对等”。可以看到,图形—背景理论的应用有助于加深对原诗的理解,有益于原诗意象的再现,而这是传达诗人独特情感和感知的重要步骤。

图形—背景理论的应用十分广泛,大到诗词等文本,小到句子结构甚至介词、动词等。该理论本身并不是很复杂,这也解释了近十年来关于该理论阐述的文献相对较少的现象,时至今日都没有单独的书籍对图形—背景理论进行详尽的研究和探讨,较为常见的则是在 Peter Stockwell 和王寅等的著作中有相关章节的介绍,内容也不甚多。尽管如此,图形—背景理论的解释力是显而易见的。

#### 4. 图形—背景理论在认知语言学领域运用的不足

图形—背景理论在分析空间介词、时间状语从句、倒装句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该理论要系统、广泛地应用于认知语言学领域,还要解决语言实践的线性特征与静态分析的矛盾、受者中心还是文本中心、话语实践中突显因素多样化、东方传统思维的整体认知观与图形—背景理论的冲突等问题。

##### 4.1 把语言表述划分为“图形”和“背景”的可能性问题

语言现象划分为图形和背景的可行性并不是呈阶梯性分布的,它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分布。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段语言表述归类为“可划分图形—背景的”和“不可划分图形—背景的”我们只能把使用诸如“非常具有图形—背景特征”或“不太具有图形—背景特征等”表述。后者更为准确地指出了“图形—背景”作为语言现象是一种特征而不是本质,但它使图形—背景理论的运用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具有把万物视为无主无次、互为因果、相互关联、相互衍生的因素的传统。语言是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表述,既然有这样的认知观,在汉语中,就应该存在着大量的平行模式的、不具备图形—背景特征的话语表述。其他领域的学者在论著中已经指出很多中国传统思维有别于西方的边缘)中心模式的例子。如西方风景画强调视觉的中心,强调观察点;而中国山水画则是以整体意境取胜,视觉上是无焦点的、弥散的;西方的国际象棋构建了一个以王、后为中心的体系,而最能体现中国认知观的中国围棋则赋予每一个棋子平行的功能,它在棋局中的作用取决于它与其他棋子之间的关系。而语言现象则比较复杂,至少,在中国文学领域中,以意境为审美取向的文本就非常强

调文本里所描述的各个意象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互相呼应,从而实现对整体意境的把握。所以,中国的图形—背景理论领域的语言学研究不仅仅在于费劲地把汉语的句型往理论上套,而是应该在(图形)背景理论的视野下观察外语和中文的异同,从而更深刻地了解语言的实质。

#### 4.2 动态话语实践中图形—背景的划分问题

但是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图形—背景理论对共时性信息的处理要比历时性信息更为有效。所以图形—背景理论的经典范例绝大多数都是图像一种典型的共时性信息系统。在图像形态的信息呈现系统中,所有的信息同时呈现,观察者自觉地把信息分解为了“具有完整的形状、结构和连贯性的图形”和“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背景”。语言认知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图像认知的特征,那就是信息单位的有序排列和固定的解码顺序。人们对这种线性的信息处理机制有别于以整体呈现的信息。在话语信息依次到达的过程中,信息是以信息流的形态呈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图形和背景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图形)背景理论的经典例子那样同时呈现。事实上,人们在话语过程的认知行为是从单个的信息开始的。图形—背景理论适用于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的信息群,如图片。问题是,话语以什么方式呈现整体?是以意群还是语法上的句子?或者是随机?因此在语言领域应用图形—背景理论作分析的时候,首先要分析交际者是如何在语流中分隔出相对“完整”的片段的。我们在分析语言现象的时候,必须要很清醒地认识到话语的动态特征。图形—背景理论与(图形)背景理论作为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受者中心”的理论系统,但我们在很多论著中发现,不少学者未加改动地把它应用于静态的分析,这也是十分值得商榷的。这就要按照语言表述的特点重新整理在语言表述中“突显”的要素。因此,不仅仅是图形,每个例子都应具有完整的形状、结构和连贯性。

#### 4.3 图形突显因素的多样化问题

有学者认为是语言的组织服从了图形—背景理论,但我们认为,这还是个表象,这个现象的实质是人类的认知具有图形—背景的特点,而人类的语言表述了这种具有突显特征的认知过程。如果说“床在猫上面”是一个意象别扭的句子,那么,是语言出了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导致了“别扭”。从另一个角度看,语言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对应,它本身是一个自律漂移的系统,所以任何表达都应该是可能的,如“A red eye elephant is dancing on the bed.”,像这样一个在现实中“不可能”的句子尚可被接受,为什么“床在猫上面”却令人感到“别扭”呢?还有,在用绘画语言表现图像的时候,画家既可以先画猫,也可以先画床,为什么在用语言表述同一场景的时候就不能颠倒过来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绘画(写实绘画)表现的是客观的世界,而语言表述的却是认知的过程。在客观的世界里,“床在猫上面”和“猫在床下面”都一样贴近事实,但在认知的习惯上,人们更认可后者,因此语言服从的并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认知的习惯。语言的运用不完全是由语法规则制约的,他与人的认知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们在分析中,很容易发现一些自相矛盾的例子,如在对倒装句的分析中,一些学者会认为:常规的句子将主语置于句首,形成“句首焦点”而达到强调主语引起人们注意的目的;而

倒装则将想要传达的重要信息置于句末,形成“句末焦点”使听话者将信息焦点落在新的信息上。文旭认为:“倒装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信息重”。而 Dorgeloh.H 也认为,将传统的句首焦点非焦点化,使焦点转移至句尾,从而达到一种突显效果。在对一些倒装句案例分析中,作者往往强调主语的位置,尤其是句首或句末焦点的形成过程,这显然是不够的。突显的形成,尤其是以受者为观察基点的对话的分析中,一个表述的重心的形成因素是多样的。例如,如果文本是书面的,那么视觉的因素就参与进来,如字体的大小、色彩、书写的方式;如果文本是对话,那么听觉的因素就会参与进来,如语气、语调、声音的大小、质量;还有,观察者的经验、目的、当时的情形等,都应该是重心形成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对语言结构的静态分析当中,我们也发现,词组的位置对突显的效果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例如“楼前有一棵小树”和“有一棵小树在楼前”,这两个例子,小树分别置于句首和句末,但我们并不认为句子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倒是其它因素的一些参与,会使得句子的重点得到明显的突出。

## 5. 结语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与人们的经验结构和认知方式紧密联系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心理体验来感知事物和事件,不断地分析整理,将事物划分成图形与背景来组织语言。作为认知语言学重要概念之一的图形)背景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去理解空间介词、时间从句以及倒装句等语言现象。同时,如果要把图形)背景理论在认知语言学领域的广泛地应用,还需要面对和解决相应的困难,如语言实践的线性、流动性特征与理论作静态分析的矛盾,受者中心还是文本中心的问题,话语实践中突显因素多样化的问题,东方传统思维的整体认知观与图形)背景理论的冲突的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落实将能进一步推动图形)背景理论在认识语言学领域更系统、更广泛地应用。

## 参考文献

- [1]Ungerer F. & 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Linguistics [M].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6.
- [2] 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1. [M].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0.
- [3]匡芳涛,文旭. 图形—背景的现实化[J].外国语,2003(4).
- [4]刘辰诞.句法结构的认知视角:框架和注意窗理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2).
- [5]刘国辉.图形-背景空间概念及其在语言中的隐喻性表征[J].外语研究, 2006 ( 2 ) .
- [ 6 ] 梁丽 , 赵静 . 图形 / 背景理论在句法分析中的作用[J] .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2005,(4) : 116-119 .
- [ 7 ] 黄广平 . 图形 - 背景理论下的英语被动句认知分析[J]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2011, (12) : 52-53 , 60 .

- [ 8 ] 文旭, 刘先清. 英语倒装句的图形 - 背景论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 (12): 438-443 .
- [ 9 ] 郭洁. 日语倒装句与图形背景理论[D]. 长沙: 湖南大学, 2009: (5) .
- [ 10 ] 梁丽, 陈蕊. 图形 / 背景理论在唐诗中的现实化及其对意境的作用[J]. 外国语, 2008, (7): 31-37 .
- [ 11 ] 郝霞. 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2, (2): 261-262 .
- [ 12 ] 李蓉. 图形 - 背景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J]. 语文学刊 ( 外语教育与教学 ), 2011, (7): 69 - 70 .
- [ 13 ] 夏杨. 图形背景理论关照下的诗歌意象翻译[J]. 陇东学院学报, 2009, (3): 108-110 .

## A Review of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Figure-Ground Theory

Zhou Mengqio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e Figure-Ground Theory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cognition, and it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cognitive study. This study centers on reviewing the application of Figure-Ground Theory in the areas of syntactic analysis,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study, and trying to find out the weakness of this theory in order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is theory. This review is useful for future studies of the Figure-Ground Theory.

**Keywords:** Figure; Ground; Cognitive Study